18
25
12

甲申 七 乙酉 八 丙戌 九

丁亥 十 戊子 十一 己丑 十二

文稿

十

慶應義塾圖書館

平泉文稿卷之九 起文政甲申 止文政己丑

花賛 甲申

書畊稼圖後

紀布袋屋事

四夜唱和叙

野村君墓表 大學ノ

時講辨 乙酉

跋榊原玄輔真蹟

書淺見絅齋克己筆記後

重記絅齋克己筆記後

衣蒲童子肖像記

大槻文庫

東鑑傳

硯銘 并序

記遇韻連歌後

答玉潤和尚 丙戌

花鳥賁

凡銘

雄公中刀記

跋正名編

鳥巢記

跋龍湖親和貞蹟 丁亥

跋親和古篆後

書清朱華松萩二筆賦後

題蘭亭修禊圖

題西洋蠶織圖後

下村君墓表

題閑其寧真蹟後

跋東槃遺吟

跋亡友安川公緯詩後

鍼灸刺絡與術同功論

重訂東槃遺吟後 戊子

刀銘

扇銘為野翔元隨

鑑贊 己丑

良夜會吟叙遊

曁至後一唫

花贊 甲申

大塊深藏兮化機。洪鈞。〻斡運兮復春。〻氣旺兮太和
蒸。花爛璨兮春精神。苞蒂蘂萼兮心瓣色。緋素青碧
兮錦繡文。譎嘻非花兮何有實。況是妙用兮方顯仁。
所以英實兮貴咀嚼。不然花兮不復為花真。曰風

記畊稼圖後 甲申六月二十九日

野氏姊孫曰主一。客冬自道遥於歲晚。市歸曰。古董店藏耕稼圖。顧畫品縑色。決非近世物也。余聞之。乃使主一復走市索之。遂購得而歸。其圖所題。曰畊田。曰挽秧。曰波水。曰三耘。曰割稻。曰登場。曰碓臼。曰風匱。凡八幀。皆有印記。曰千里。畫而曰千里。姓必趙。畫品則其果宋以不余不能必也。然稼穡是民生急務。而無逸所戒也。固與虛設假景。模糊著色不同也。況古色亦決非近世物乎。夫既如此。可不以裝而藏之乎。既裝而藏矣。時展省之。則庶乎無逸。無逸所戒云。

紀布袋屋某事 甲申七月

昔時京師有布袋屋某者少事賈衒不顧細行年五十始見闇齋先生聽講經於是省悟折節學問時父已歿獨事母盡孝養及母病死俗尚火化闔族其火於浴之議已定其知其議不可奪竊負其屍而遁遂以礼葬爲時人皆称其孝嗚乎其得脫母於火實學問力也進十五六時閱一書國字載其事今而思之有補於名教故文而表之

四夜唱和叙

吾人預望中秋晴及期夜色黯澹雲低屋雨打窓余悵然曰何中秋之難得晴也自非張筆陣攻詩城焉能鮮茲愁圍乃賦詩諸賢屬和遞唱遞和遂連四夜逢晴月乃止其詩倚一韻得凡二十五篇雖其吟或逼度曲拙速成篇苦良錯雜然少一不成次故不成次故不割捐以完其數爲諸賢胥綴輯以成冊曰以充異日展玩是先我獲吾心者遂爲是題甲申秋仲

平泉凖題

野村君墓表 甲申

君諱永則稱新兵衛別系於藤原野村其族也養父諱永為仕公族宮床邑主以其無子養同僚佐藤覺右衛門之仲子而世父祖之業君幼好武從諏訪萬助先生者學槍術號曰本心鏡智流者能入其室矣君之居業勵其精也自元文四年十月初入師門至寛延二年八月凡十年如一日矣至是獲悉極其秘矣及後五年其師沒君導其孤矣又導迄于安永九年十二月徹山公召試其槍而厥明年天明元年正月乃擢大番隊以槍術為世業遂被命導師之孤

五年而悉授其秘終能繼其業豈為諏訪萬右衛門
又九年寛政六年八月　桂山公召君於江戸邸學
槍歳九月賜章服明年正月會邸舍延燒君遂罷歸
又明年七月・桂山公卽世也賜遺衣服又十七年
文化九年十二月君年八十七　英山公召覲槍術
嘉其老不衰賜短襖又三年八月　公復召覲時君
齡已八十九賜酒羮慰勞之矣後十年君年九十八
病歿于家蓋文政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後三日葬
於僊臺城北玄光庵之側君娶近藤氏無子養玉寺
明清次子清易為嗣以世其業先君五年沒亦無子

以石澤直助第三子永倫嗣其後云永倫嘗從余游
者一日狀其王考來泣謂準曰永倫少為先人嗣先
人卽亡獨所賴者以先祖父在堂雖薨猶能師授也
故永倫世其業以迄今日者實先祖父之賜也昊天
罔極無德以報今就先生謀其不朽所以聊圖報也
先生不啻一言以題其墓余嘗聞君之絶技意其人
必偉大其人必豪放乃諗之曰先祖父長不盈五尺
然行年七十日運槍肄業與子弟無異雖齡已踰薨
於事多遺忘而至其師授徒弟則未嘗有少差誤矣
又性喜酒豪飲亦至死不衰是以來受業者凡一千

一百三十人而其造所謂傳授者十一人所謂目録免許者三十七人爲余聞之不覺抵掌曰槍雖則技也成其材何其盛也世儒自謂抱大道而終老無所濟者亦獨何耶遂書其墓大槻清準撰

大學條目有而所以誠意即爲誠身之要務其所謂意者無影象可見矣然其發必憑於日用行事之實而其跡隨處顯然可見而不可掩也故務誠意者恒致力於日用行事之間云爾然時講或不識足義大抵皆認幾微念頭爲意分明是以慎獨境界爲誠意用力界分果如其說則以日用行事爲非誠意用力之地可乎夫以慎獨境界爲誠意用力界分故嫌審幾工夫無下手地遂至有以慎獨爲豫戒工夫者蓋幾者意之起頭全體已呈露但未底行事故曰幾者動

之微有無之間是也故務誠意者先審其幾於未底行事之前然後決然憑於行事之實而貫本末徹終始一用其力焉苟能如此則其行事勢如破竹無少碍滯矣故曰可與幾也蓋謂謀終於始無吾能違也朱子所云慎獨誠意之助者於此焉信矣

書榊原玄輔眞蹟後乙酉

右榊原玄輔跋恭靖先生像贊之眞蹟伊藤生得之嘱田某來謁余書其後余於玄輔書未嘗一目之范乎罔知也於其真與否固不能辨也然余聞其人蓋玄輔在木門十哲之中而五先生之一人也而又近世大儒栗山先生序錦里文集盛稱其門多人材而科別高第弟子卽以該博目玄輔玄輔之於書與品格可推知矣今於是鑑之是書楷正固類君子書雖未嘗一目之范乎罔知者而其真與否猶且可辨況於熟於目而品之者乎況於有識而裁於心者乎遂

為生書六月十日

書淺見絅齋克己章筆記後 乙酉六月廿三日

古董行柴九者。袖故紙數簡來。使將命者通言曰。是希代珍。願充左右。張玩。余把閱之。僅數簡耳。然非尋常故紙比也。蓋崎門淺見先生筆記克己章諸說同異。請正於闇齋先生。而先生批答者。實崎門授受之心法也。而各其首尾。有與東先儒東民先生國字文其克己詁訓。及獲是冊之由。與崎門師弟講學之勤。頗詳。況三先生之心畫如此。其備而不易獲者乎。吾購而得之。褙而為帖。藏之篋笥。以珍秘之矣。夫世或有傾千金產。而購求無用損壞古器。以為一場矜夸

之資者。今此筆記。乃考據精覈。而批評的確。既有是師。又有是弟子實崎門授受之心法。而後學所當師法亦在斯焉。與彼傾千金產購損壞古器而為矜夸之資者其失得何如哉。又況三先生之心畫如此其備而不易獲者乎。然則雖似反故紙哉。非尋常故紙比也。余獲之而為藏。時省閱以為師法。不亦斯善乎。

重記絅齋克己筆記後 乙酉六月念五日

柴九鄉懷絅齋克己。章筆記數簡。而牙於一士人。其人心欲之。而議價太廉。柴九心非之曰。是愚弄我也。乃掉頭去不顧。亦造余廬牙焉。余曰。購。乃許焉。或人馳使驟增值加我。柴九益鄙焉。掉頭終不肯。遂我獲有之矣。夫柴九者。以牟利為生。而事所宜有時乎捨利不省。今士人。義以事焉。而身所便。乃見利如歸。今視之柴九。其趨捨何如哉。嗟夫。柴九賈也。然營利之中。知亦有禮。況於士人乎。況於學者乎。遂書以為吾人之深戒云。

聞之可悅也

平泉老人傳 乙酉

東鑑

奥東平泉有老翁曰利惣善占候人不稱其名而曰老人〻〻占候之驗不可舉言文化十年夏六月望隕霜老人喜曰幸甚〻〻或問曰夏月隕霜大是異變而老人太喜何耶老人曰客冬雲盡北往常時雲北必變而為雪為雨為風而來今未見有其化一而來其變未測秋稔未可期而今北雲已為霜來顧不至荒歉耳不然秋霜死禾是以為喜果如其言老人又曰明年米價踊貴殆至三斗其言至明年春果驗是年夏淫霖至六月不晴郡吏大憂問於老人〻〻

曰本月末虹見雨必至七月十二日晴未至為不稔郡吏歸治府比過古川驛虹見實六月念九日也而雨乃至七月十二日果晴初老人言今年大祲明年乃豐稔今年不失祲不稔必延三年至是已三年不至豐稔果如其言十四年春正月老人語人曰今年是帝王當換之歲也是年三月天子果傳位諗之乃曰月有角以是知之文政二年正月或人問邦家禎祥老人俯不答出戶曰無玉體失調否是夏邦君忽捐羣下是年老人曰近日大水至聞者笑其耄其信者皆曰老人言必驗不可慢也豫斂麥禾警而

候者三十有六人更無憂其不信者或流其麥不留一穗大艱食老人子嘗將出行天極晴朗更無片雲老人曰齎雨具可其子不信老人强齎果路上遇雨又老人嘗夜起覘天曰近日必有火不太遠延燒及數家二三日果火延燒及數家其言有驗類如此故識老人者事必倚其言行之卒無差違其後有自鄉中來者問老人占候乃曰老人自言衰頽已甚不能早起候日出故不為也人甚惜之未如之何已余生長古平泉而不知有老人既自南游還處府下始聞老人事每有自鄉里來者輒問異聞其人必答

合山氣合則雨蒸則否

以老人言其言久而皆驗初余屢勸鄉人傳其術蓋其術本無淵源唯自驗而得之矣是以不能傳於人耳家兄嘗傳兩候一法乃諸皆驗今也家兄亦已亡故終無傳其術者嗟乎惜哉今捃摭其事作老人傳

七月初六日

硯銘并序

硯本為文房總主筆墨諸具猶臣僚也故硯以机為寢有屏護乎前如衆愚然水滴比小臣常侍側墨卿毛穎常輔佐主德而不離乎其側猶客卿歟故設席待墨卿設架安毛公又設洗以毛公休澣是皆優大臣也有令則延楮先生參其事而文房之政曾無遺漏矣夫硯堅緻為質而磨礲修姱之功至矣加之墨卿毛穎子孫胥嗣而輔佐主德以故硯德休美終不衰也是事雖如小可以況大於是頌其德以銘其銘曰

於戲硯德　那混紛塵　涅而緇兮　磨而不磷
含章在內　光輝日新

記遇韻連歌後　乙酉

此蘆東民先生嘗與孺人同觀月所唱和之什也余適於古董行獲之喜曰是先賢與伉儷吟哦可頒者況名媛之遺墨乎余少時東山岩淵其顧先君廬先君問葉於先生則曰叔父也且曰叔父卽世方踰一紀而叔母飯塚氏猶康寧又誦叔母言曰老婦今年其死乎先生沒時齒八十三老婦年亦八十三同壙期且至欤余隅坐聞之於今三十六年言猶在耳今以是推之於前而得先生易簀安永七年戊戌自戊戌又推之凡八十三年而得先生生之歲元錄九年

丙子又自丙子降至實曆十年觀月於高泉則先生年方六十二歲而孺人少先生十二年故其序以翁婆稱是時先生錮在高泉〻〻隸栗原郡故先生亦自號栗原寂交蓋聞先生在錮特許親筆硯故得著無刑錄而事證考索之役乃孺人往返治府檢閱尤有功蓋先生謫居數十年孺人共嘗辛楚終始不易其操觀之遺詠可見嗟乎微若夫恩義兼盡在先生固不足道婦人博涉書史唐筆札可不謂賢婦人哉是以余得其遺墨藏而珍焉於是乎述嘗所聞以為後記

答玉澗和尚 丙戌二月

準再拜白客冬弊邑二僧歸自一貴邦因接雲章獲審一尊候動止萬福狀大慰鄙懷昔者進紹由一貴邦也嘗辱一晤拜別歸來即釋舊褐而叨膺振教鐸之任於是自量以其類與人之諺所云膺馬任重者知其終不能負荷然義不可辭遂鞅掌獨賢不遑他及百事放逸以故音問契濶雖然疎簡何逃多罪〻〻一轉眄間衰褐屢更左右傳指再猶不足意路視不省忽今辱一記存感愧交至一尊師海涵之量容疎簡如準者少微不芥蔕宜矣一尊師說法大衆

雲集禪餘有間又不廢唫嘯亦何等盛業輓近儒者不復有此盛往〻唯或於緇流見之矣尊示德教河潤之喻推奬過分非敢所當也又徵近製乃敢錄舊稿數篇以瀆高覽書尾一枝公辱傳語復爲致謝又審一公齡幾八袠法體多祉此亦爲致賀亘精師今復朱告再遊因肅裁回章託以寄呈即辰餘寒猶烈想南州異東海伏惟隨候保愛準雖動定如故患眼病腕之餘苦寫積衰字句僅充繭俯垂[illegible]是祈

花鳥賫 丙戌三月

萬山凝碧千樹吐霞紛錯變幻鳥耶花耶鳥兮攝主花兮擬家氣韻馥郁羽儀妍姱傾耳聲盈[illegible]目色遮春中擅美是鳥是花二美當春遊客賞嗟

凡銘 丙戌

隱爾非傲維精在茲隱爾非惰維一在茲所以遏爾
君子研幾所以憑爾君子發輝吾大汝績篆爾烏皮
爾克脩爾夙夜自持

雄山公御作中刀記 丙戌

準嘗買雄公所作中刀而藏之敬矣非敬矣蓋聞雄公退休後時或樂鑪錘而於刀也資費不顧易百千而朝精鍊而竈則當時名工國包安倫侍爲是以公既沒世人愈以重辭下後世專歸之曰御作然其刀播在人間者當時既寡矣而又希有款識故去世愈久識者加鮮矣初準嫻族繼在府下者齋一刀因從弟清恒求賣於予其刀綾衣韜而緋紃括紃之兩末鬆〻予成蕋準察異其常刀乃盥洗手出其刀於衣右把其靶左手推室刀身乃脫然挺出電光

射眼〻定而後觀其鋩察其鋩氷色栗然若新發研其利可知已心乃擬為曰是安倫不然乃御作蓋安倫侍公寵為日特久故公之刀安倫惟肖而以百鍊勝之難亦辨識乃旁鑑裁家之問或曰安倫或曰御作其善鑑者斷然判曰是御作無可疑準喜以為定乃買即欲粧飾為佩而粧飾之具有關是以徒藏之久矣準又藏一圓鐔為金為材脫鈒雲影或曰御作鑑者以為然乃前刀併買為嘗買二佩刀審其鋏飾緋金刻二鼈左之與右夾而對雙相傳亦是御作今夏又買鮫[illegible]是粧飾之具猶備而猶所闕

蘭鋏端鋏口之飾而已夫刀鐔鋏飾皆既出於御作若復得鋏口之飾者包頭用兕為粧亦可乃雖所嘗獲靶口之飾微有剝落即 徽公所嘗賜內臣內臣老退準乃授於其人固 徽公手澤之所存雖非出於御作而成乎府下名工之手即補其剝落以為鋏口之飾[illegible]有善乎余乃斷然決意召工事件一檢而令粧於是剝取[illegible]夫佩刀鋏飾[illegible]視之則鼈鼈胷腹各有識曰則倫雖則之為何人未詳而久冒御作亦是奇工故準姑用此飾其鋏刀口之包黃金為質即製刀鋏左右夾鏤之凡四閱月而粧飾告成夫刀所以

衛身也故刃精鍊而利不殺而威與爲妙蓋公之刀播在人間者固既寡而又世所重精鍊而威誰如其刀後死者乃獲之爲佩準之爲喜可知已既以衛身又以干城皆在茲於是居恒則絨囊韜爲緋紃拈爲紃末鬚然乃藏爲貽之子孫永以爲寶作文以副爲以俾子孫知其顛末其刀銘曰佛魔共斬爾君劫辭明公攸鍛其用充之文改丙戌秋九月大槐清準撰

跋正名編丙戌

丙戌冬日覆敗麗獲一小冊乃把視之題曰正名編翻而閱之則予少時欲立身行道先所輯親屬之記耳吾習聽失之久矣然吾有問親族排行者詳答不錯者編是冊之力不可誣也於是追考編是書之日在初來府城之秋遊江都之前年余未弱冠學江都居十八年復來居府城又十九年余今年已踰五十而其間所爲無足觀者則少時之志固未償也然吾心未歸死灰如有用我者夙志猶足償歟蓋君子安所遇其用與否皆在天非敢所期也若夫周旋投時

好欲自用者是一駭耳豈可以師哉吾乃安我所遇亦吾志云爾

鳥巢記

篦峰寺西之坊住僧得異樣小囊獻諸朝云嘗過短臺叢（叢此云谷地）覩楊樹末有物懸之乃援而取之即此物也內臣田邊某奉旨就準問焉於是審其形狀恰如小囊上方而下圓上方蓋四寸五分許左右為圓闊如袂狀開張之圓徑二寸許右比左較大詩所謂綢繆牖户者蓋似矣闊下旋成圓殺譬若舌然其長五寸許蓋亂穗為之恰如羢毯然詩所謂予手拮据予所將荼亦似矣其中空洞上有紐如獸尾樣蓋柏皮為之長三寸七分許其末即懸著枝其製造之

巧殆非機織之所及也蓋鳥巢也雖未詳其爲何鳥然造巢如此詩所謂今汝下民或敢侮予者亦可於此見焉準既以是應命又以是質之博雅君子箎峰寺在邦域遠田郡其獲之〻日蓋文政丙戌四月十七日云是歲十二月十六日準記

跋龍湖親和真蹟 丁亥三月

龍湖親和明安際以書大鳴於當世亦一時名家然其書不免乎俗態不足珍猶且藏而存之者當時名家書體亦不可闕故云

跋龍湖親和古篆後　丁亥三月

右古篆書五體三卄親和之真蹟也夫親和之為書俗骨可厭獨於篆書有從容閒雅自得之態矣蓋人之於技能有長有短觀者擇長捨其短可也

跋龍湖親和古篆後　丁亥三月

右古篆書五體。三井親和之真蹟也。蓋親和之書。俗骨個可厭。獨其於篆書有從容閒雅自得之態矣。夫人之於技能。有長亦有短。擇其長可也。

跋清朱華松萩二筆賦後　丁亥三月十四日

余嘗聞清人有賦我邦所產松萩二筆者。而欲看之。偏問而不能得也。久而意遂倦。我忘之亦既久矣。一日柴九抱詩卷及茶書畫幅。忽然臻求賣。余皆買之。古董猶抱故紙。問之乃拒去。無足觀焉。强而後可。則其中有錄清人朱華綠池所作宮城野萩壽衛山松二筆賦者。余莞爾曰。是乃奇觀。余搜索之爲日已久。亦併買之矣。因思彼以土芥而不省者。我乃珍奇而藏焉。以棄物而擲者。彼乃奇貨而收焉。夫趨捨之異如是者。天下幾許哉。吾既喜偶爾得償夙願。而又

兼誌所感是日丁亥三月廿四日也。

題蘭亭修禊圖 丙戌三月下澣

古今多為雅會者所獨稱蘭亭何耶曾點蓋嘗言暮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于舞雩詠而歸孔子乃喟然嘆曰吾與點後世說者贊之曰堯舜氣象然曾點徒狂其志耳未聞為之當時也而羲之乃能為是會於數百載之下而符其遺意此蘭亭之會所以獨秀出古今而擅其美也今因見蘭亭修禊圖有感於是乎題

題西洋蠶織圖後 丁亥四月

余嘗得趙千里畊稼圖八幀。即帖而藏。爲是思畊稼是男子之務。宜別有圖婦人蠶織。以內外對雙。而今乃闕之。若後來得併之誠幸矣。然不敢如也。客歲春。從子廉來府下。適見裱蠶桑圖爲掛幅者。於骨董鋪買之來。示余。余曰是本與畊稼圖對雙者。其宜有之。余固道之。然寒窗一幀耳。蠶之事固不完也。因又思畫不必千里。若有得寫蠶織全幅。以內外對雙。亦可矣。今茲余適出嘗西遊日所得書與畫。而點檢之。或蠹殘。或勞爛。什不全一。就其中有獨全小卷。披展閱

之內收寫西洋蠶織圖者凡四葉爲余喜曰是嘗於
崎陽所得也千里之畫不可必得也姑以是與畊稼
圖對雙亦斯可矣即稿而爲帖與畊稼併藏焉夫人
事之大同雖東西隔數萬里如出乎一軌蓋宇宙一
理豈復可以農桑異其致也哉故今併藏東西農織
二圖以備異日展閱焉爾

下村君墓表丁亥

吾僊臺世祿之臣有曰下村君：歿也門人以進識
君非一日故來囑余撰墓表其表曰君諱知利
稱助之進新山左仲當廣之第二子也下村亘諱福利
無子故養君爲嗣左仲君長於使拳運刀二術使拳
之法即號白真極流者運刀之術即號曰影山流者
君自幼學之皆極其秘爲其他如銃鎗如運鎗如鄉
縛凡一身守禦之術亦莫不皆學而造其極爲初準
役武江也君亦監察在邸以故識君；嘗語進曰方
今教劍聚徒唯狹川氏爲盛準復以諗人皆曰雖然

與爭衡者獨君之門余既來藩府知其果然蓋君爲人朴實敦厚誘人懷之踰四十餘年而無倦色以故來遊其門者多至呼百屈指猶不足也又觀其事上忠實精勤積久而無他腸見以吾公嘉賞爲以加其祿君娶多田氏生一男一女男夭女幼以猪狩氏子大助盛利爲嗣君生於寶曆癸未在世六十五年迄文政丁亥三月廿九日歿既葬于城東大林寺先塋之次及立碣墓文乃準撰焉

題關其寧真蹟後 丁亥五月

今茲五月古董行有携關其寧真蹟來求價者余購而得之其書一紙一體總十八紙其書大抵皆古體而近體纔六一近體頗有媚世之態而古體結構皆出自然尤可觀余既得收當世名家之筆痕以補篆隸諸體之闕乃藏諸篋笥而備閑窓展玩之珍云

跋東樊遺吟 丁亥六月

今夏覆敗簏閲故紙。而撿出東樊先生松島紀游之詩。及邸舍病中作。凡數葉焉。此皆余昔時嘗在江都所得也。乃屈指而計之。正在三十年前。今見是詩。則不待吟詠之風采宛然。如躬待絳帷而面受誨之時。不以不憮然也。於是褙而為帖。遂書所感於其尾。

跋亾友安川公綽詩後　丁亥六月

右亾友安川公綽嘗會我舍所作之詩也。蓋公綽產於豫之大洲。公綽浦結髮西遊筑紫。而學於龜井道載之門。既乃去紫東來武江。而學於昌平國庠。公綽妙齡溫雅恬良。能詩能文。兼彩臨池。猶不自足。研磨三四年。學業已優。大洲侯遂召擢伴讀。居五六年。皆謂侯行將大用。不幸罹麻疹而沒。時年未三十也。噫何異乎佳穀之易摧折也。公綽之亾已二十五年。意墓木必拱矣。今誦此詩。瞑目思想。風采宛然。不覺感淚之栖目睫也。以慨然者久之。

鍼灸刺胳異術同功論

夫醫之治疾投藥劑之外更有三術爲鍼也灸也刺胳也三者予見其術而知其功一蓋鍼灸與刺胳雖其術雖異功則同也但細論其功則刺胳最傷而灸次之鍼又次之然廢其一乎於治疾也有闕今夫人之一身所以爲知覺運動者爲在氣血爲而氣血或失其平乎疾於此爲起故常使氣血流動而得其平則疾不起也然疾猶或有起是以有鍼灸刺胳之術爲以療以治蓋一身之疾雖因風寒暑濕而有百症然至審其所形則皆發而爲氣血散鬱之二證而已爾

蓋氣血或緩散乎則氣倦體病甚至骨節如脫於是乎麻痺癱瘓之證諸起爲氣血或鬱壅乎則氣否血瀋甚至筋骨緊疼於是乎瘙痞瘍腫之諸證起爲然氣血之緩散原乎鬱壅而氣血之鬱壅雖多因風寒暑濕而致之者亦或由口體失其養者不爲少矣若夫使口體得其養之道今姑捨爲氣血之鬱壅者必用鍼療之使其竦動和調能得其平而後止氣血之緩散者亦必用鍼治之使其竦動和調能得其平而後止用灸之治此二證亦然刺胳之療之亦復然故鍼灸與刺胳術雖異功則同也惟鍼則入肉雖深竦動氣血之力劣故唯期乎鍼下救急之效而難乎其功持久惟灸則雖燔肉雖膚竦動氣血之力烈故能期乎回春持久之功而又擇乎措治爲惟刺胳則刺肉似酷而無焦熱刻辣之苦刃膚如暴而有血脉通貫之功故細論其功則鍼不如灸灸不如刺胳也今夫鍼灸惟能動氣血而不能治汚濁爲刺胳乃盡傾汚濁而去之故汚濁隨去精血隨盈譬猶浚井泉而泉益涌也且夫飲食者身之奉也故飲食爲則氣血盈而體肥苟廢飲食則氣血耗而體瘠蓋飲食之精已經晝夜皆化成氣血矣蓋氣血之與氣交相資是生生之門

素問膿瘍篇後熱於胸則辛頞鼻淵者濁流下不止也傳為鼽衄聾耳○素問鼻鼽又脾移熱于則為驚鼽

也惟刺胳能去汚除壅而通乎生〻之路其功尤優而不知者乃謂刺胳治疾血耗氣虛不如不為是俗論也今有金創出血之人于此其創愈而莫不血復者矣飲食化而成血故也果若俗論則鼻淵驚衄亦皆為廢人矣俗論之不足信尤可見矣今夫醫之治疾投藥劑之外更有三術而其施術有三因為又有三辟為三因者因疾因人因時是也三辟者辟疾辟人辟時是也古者治疾有砭術蓋類乎鍼而不傳惟鍼自古而行為古昔有九鍼之法而其法多廢今也鍼之材金銀與鐵皆用為或管為或不為將療其疾

也必先按之摩之使其得和調然後按孔穴而下鍼若五若七壯雖疾罹寒熱人患虛弱時遇炎寒風雨皆不辟也是鍼因疾施鍼而又與灸焫刺胳之辟人辟時不同也故灸焫刺胳之於人與時皆所辟而不施者鍼獨能施之而奏其功為蓋鍼術之用比灸焫刺胳其廣如此〻鍼術之所以立乎一科而專於其門也灸焫之用艾療疾亦古矣既察其疾將施其治也必先按筋骨而索穴處乃點而灼之雖有虛弱之人不辟也而疾或有寒熱必辟為或遇炎寒風雨亦必辟為是灸因人得施而復與刺胳之辟人異也雖然鍼術無驗刺

或五壯或七壯不須多灸之氣對和不暢乃始灸故也

脉所不得施者唯灸得施而奏回春持久之功是以遠西傳其法亦或用焉是亦灸焫之於治疾固不可闕者也蓋刺脉之術古有之今唯馬醫療馬能用之而療人其法不傳今頗用刺脉之法（今刺脉多作刺絡）乃傳自遠西大行於近世其法蓋有八刺將療其疾也必先令静脉起張用披鍼刺之其瀉血也或噴然遲出者明血也或血出如泣者暗血也蓋人有老少故血有明暗；以漸變少者明而老者暗今乃刺脉因人施術而時遇炎寒風雨（惠庵翁曰或脉瘍瘍寒執有系辭焉）必辟爲而不施雖然唯刺脉能去汚除壅驅暗導明回老保少而知覺運動之所由崙在於斯而其收功亦全在刺脉；之功所以爲尤優而非鍼灸二術之所能及也（今又治疾更有蜱鍼其法大有功於治術似是亦可配三術而爲四術然其法畢竟是轉泥鰌尤詹上之類故不得與鍼灸刺脉並稱也）是以醫之治疾投藥劑之外更有三術而三術廢一乎於治疾也有闕豈復以優劣論之哉故而今而後乃知天下後世三術並行而卒無廢矣夫鍼灸二術行世久矣近世又傳刺絡法亦既盛行然世或偏主一術無能統一近平泉先生有定論至矣盡矣孰復尚之學醫者宜寫一通寘之座側視以爲軌則故抄出以廣其傳

小野寺順謹識

先生非學醫者也、而其論三術不遺絲毫、先生窮格物理海内如此、世之業醫者、終身由此而不知其所以然、其可乎故匡卿謂之醫家軌範不亦善乎

佐藤損

重記東嶽遺吟後戊子三月

余嚮適覆敗篋而檢出東嶽先生紀游病中諸作既以為帖時〻展閱以慰追想之餘情矣頃日府學兵教片平亘翁懷少時所作之文來乞余批評余又閱之則是東嶽同行紀游之作也於是文詩相證乃得其詳焉東嶽所謂同游者以文照之則貝弟仲行及一僧與翁已又抄出記中警句以相照其松島遠望之景曰既得松島海水渺漫島嶼星羅潮汐繡錯湛湛如畫滉〻如砥其舟行應接之景曰海天風恬帆影遠近諸島並秀與天齊浮形狀怪奇不可枚舉皆

能體物。真如圖畫。又記東嶼戲語曰。松詹文波。松濱武濤。足亦與詩相證。亘翁文既批閱還之。遂又識我得其詳之喜。

刀銘 七月廿六日

精煉而利。不殺而威。佩之有則。出入勿違

扇銘為野甥元隨八月

聚頭之扇可驅睡魔聚頭之扇可招人和纔動天機颯爽風臻或以鮮慍或以揚仁放之準海卷之在躬操縱有道君子德風

鑑贊 己丑

大哉鑑德。實爾虛明。明守公道。虛絶私營。相配衍德。
汝孰爭衡。我嘉爾德。誰與同程。龜現無象。鑑照有形。
放龜與鑑。可則以刑。內克己私。外祛色聲。開拓極大。
化育裁成。人視自小。孰曰公情。吾懷明德。瑩徹虛靈。
至哉鑑德。長師爾瓊。

良夜會唫叙遊 己丑

予是薄暮憑軒長嘯林風策々木葉辭枝皓月娟々清影敷地起步中庭風清月白是何夕遇此良夜仰瞻日月西東相望俯察月紀時屬孟冬噫嘻吾知之無乃子瞻重遊赤壁之夜乎仰見俯思愀然嘆曰地殊東西而月無東西人異今昔而月無今昔則地豈赤壁人豈子瞻惟有一輪月其所照臨曾幾許而問諸月而月不荅復自歎而已又仰思之徒自歎之不如與衆嘆之也雖然無酒何以招客乃入而謀諸婦々乃走於僮市僮乃得酒一壺肴一盂而歸予既得酒

與有怡是招諸友乃粲掃溉啓戶設筵簾櫳瓏瓏瑩徹四筵客乃畢至圍欒而坐吮茶噴烟飛觴而醉月恰如蟬蛻乎汚濁而遊於瑤臺之上主人乃誦子瞻賦摘其句而為題相共賦詩各極其趣予又歌曰如此良夜何客賡和之又各賦一章既乃客去予獨居然倚席而睡忽有孤鶴翩躚飛鳴而下中庭俛首向予舒翼如揖予乃翩然駕其背鶴乃延頸而飛不知其幾千萬里超雲山凌寥廓過波濤抵大江之上乃俯觀之斷岸絕壁山川相繆霜飛月白風起谷響寒流如吼予悄然而懼太息而覺起窺中庭孤月既沈惟有鶴聲嘹唳聞天外耳苟美堂主人撰

題至後一唫己丑

予以南至後一日會諸友以相唫其唫也探韻分數四々相保人各一呼保別四韻詩限五律是日也豫鐫會額以定二十名及期不至者三人其會者主賓共十有七名四其保而其奇有一故四々待賓而主人乃占其奇々之韻乃仰各保第一名迭呼其期不至者有清償其債則輙仰韻於各保第二名以下皆准第一名之呼蓋呼韻者韓法也四々相保者新法也新韓相遘娛樂無窮蓋太平書生之樂事豈有以尚之哉或曰夫請唫咏性情是爲何屑々立保呼韻

之為予應之曰。雖是區区末事。而寄筆玩字。樂意暢
適。一時遣興。豈不愈乎醉飽終日無所猷為而為博
奕者哉。難者無以荅。遂文政己丑仲冬念八日苟美
堂主人識

CL 181
Accl. 25
Vol. 12